



▲全港互委會解散在即，當年開會的舊文件將成為歷史。受訪者供圖

◆馮仕強(右)、陳雲生對互委會內的一事一物也顯得十分不捨。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互委會步入歷史

街坊以後搵邊個？

半世紀伴邨民 送食水驅色魔 屯門主席不捨：好對唔住街坊

約50年歷史的互委會早前被民政事務總署以功能日漸式微為由分階段解散，「死期」雖然由原訂7月1日押後至明年1月1日，但全港約1,600個扎根地區的互委會最終都需要解散。互委會最盛極一時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屯門各互委會更在當年轟動一時的「屯門色魔」事件上迅速組織巡更隊護送夜歸婦女，其後又肩負反映民情、監測地區事務等角色。最近疫情期間，互委會協助派發防疫物資，與屋邨街坊走過約半世紀，最終「壽終正寢」，之後民意可以如何上達？居民的求助由哪個部門或組織跟進？多名立法會議員及地區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擔心，「殺會」使特區政府與市民的溝通渠道被削弱，呼籲政府有全盤的地區管理政策，更好收集民情、掌握民意，以及完善地區管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互委會扎根地區深耕細作，尤其公共屋邨住滿各階層人士，左鄰右里難免有齟齬，互委會往往扮演主持公道的角色。屯門蝴蝶邨居民馬小姐最近就被「惡街坊」威嚇，數度報警無果，最後靠互委會「出頭」方把事件擺平。

遭恐嚇報警無果 互委會介入調停

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事發經過：「我住的樓層有位紋身彪形大漢經常出入，疑似是一名公屋住戶的親人。起初街坊不以為然，覺得人哋暫時找個地方棲身也無不可，慢慢發覺他經常留宿，當正自己係戶主。有次其中一個單位的戶主因為在走廊欄杆放了一塊膠布阻擋雨水濺入屋內，該名紋身男立即發難喝罵道：『搞乜呀，阻住晒風水』，與街坊起衝突。」

自此，該紋身男不時手持利刀或鐵錘敲打住戶大門及走廊鐵閘，疑似「示威」。住客敢怒不敢言，出入總是提心吊膽，即使報警求助對方也沒有收斂。街坊見屢勸不果，遂找來互委會介入。互委會主席多次到訪向紋身男好言相勸，並聯絡房屋署要求增派更多保安員巡查。紋身男見驚動房署，擔心連累親人失去公屋單位，才減低氣焰。馬小姐說：「好彩有互委會不斷向房署反映及施壓，唔係班街坊都唔知點算。」

互委會解散在即，馬小姐表示不解，「去年呢座停水，無食水供應，互委會主席同班委員馬上拎水桶，幫手送水界街坊，特別係獨居長者。呢份守望相助嘅精神，唔係一般地區團體可以做到。以後無咗互委會，街坊有起事上嚟，都唔知搵邊個？」

街坊擔心日後求助無門，一班互委會代表同樣捨不得服務多年的地區工作。當了屯門蝴蝶邨互委會主席28年的馮仕強近日在會址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他總依依不捨摸着會址內的獎杯、獎狀、紀念品和發黃的舊照片，藉此懷緬過去點滴。他說，不少互委會代表和委員多年來為邨民小至挽水桶送食水、調解家事糾紛、為無力殮葬的住戶籌款，大至驅色魔、趕賊仔，如今「壽終正寢」，感到萬分無奈，「做互委會做到執笠，好對唔住街坊！」

無償服務街坊 主動投身抗疫

馮仕強表示，不少互委會代表慨嘆無償服務多年。疫情期間，雖然屋邨辦事處無要求幫手派發物資，但許多互委會委員仍然好熱心，「一知道有地區團體號召義工抗疫，都會二話不說出來幫手，又去社區檢測中心做義工，單單我哋都動員咗40幾人，隔離友愛邨互委會亦動員60幾人。我唔明政府話互委會角色式微係咩意思？其實互委會係政府與居民的重要橋樑。」

全港互委會代表及社區人士已組成「關注互委會去向聯盟」，至今共收集到接近200位互委會代表聯署，促請特區政府保留互委會。馮仕強雖未有參加聯署，但仍期望政府收回成命：「我1983年加入互委會做秘書，1994年做理主席，眨眼服務街坊已經近40年，你話無咗就係假嘅，個互委會係我手上關門，心情好難過。」



◆愛德樓互委會就職典禮暨慶祝保安巡更隊成立二週年。受訪者供圖



◆辦事處裏擺放着滿載與街坊回憶的合照。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疫情期間，互委會成員協助政府派發防疫包。受訪者供圖

互委會一直發揮聯繫居民與政府部門的橋樑角色，過去在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會議上，當區互委會主席都會以委員身份出席，與保安管理及清潔公司反映地區最新情況，更經常協助警方監察邨內治安問題。如今特區政府一刀切「殺會」，聯繫官民的其中一條橋樑斷裂，地區人士關注日後如何上達民意。

特區政府對互委會的資助，包括每季向互委會提供約2,000元經費津貼，以及提供會址，一般是公共屋邨地下舖位，互委會成員通常都是義務性質，對政府未構成重大經濟負擔，卻能維繫民間力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認為，特區政府對於解散全港互委會一直未有交代後續安排，令不少



◆1993年水淹屯門虎地泵房，屯門全市斷水，互委會協助水務署水車派水及為老幼居民送水上門。受訪者供圖

特稿

照應遷入居民 難忘應對「難民」

屯門蝴蝶邨互委會主席馮仕強見證屯門由荒涼一片、治安差，演變成今天繁榮興盛、樓價倍升。他憶述，當年搬入屯門的市民是「開荒牛」。輕鐵、西鐵未建成時，不少人從港島或九龍區遷入後感到陌生、徬徨。為互相照應，居民不時到互委會打聽，互通消息。當時，越南船民的問題最令街坊困擾，「當年屯門區有4個難民營，部分是開放式的。部分『難民』走出來『打荷包』，當街當巷搶金鏈、耳環。試過有街市魚檔老闆因為好心向街坊提水，叫街坊小心旁邊有執手，即惹來對方持刀斬傷報復，好恐怖。」

除了「難民」為患，區內爆竊問題也令街坊惶恐不安。為此，當年任友愛邨互委會主席的前屯門區議員陳雲生率先成立巡更隊並擔任總隊長。他憶述，當年街坊們戴上頭盔，手執藤棍及電筒巡邏。試過因為發現一位「露械」（裸露）印度男子調戲婦女，與隊友狂追對方，嚇到「露械男」跳入屯門河躲避，而最終還是被警員拘捕。

正當巡更隊運作兩年後，大家以為治安不錯、準備解散之際，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屯門色魔事件。陳雲生說：「除友愛邨外，蝴蝶邨及大興邨互委會都即時組織巡更隊護送夜歸婦女回家，高峰期是友愛邨巡更隊都有360幾人，每更派出10人，隊員捱更抵夜，無非係唔想睇到街坊出事。」

屯門色魔林國偉在1992年4月至1993年8月間多次在屯門等地犯下強暴、搶劫及謀殺案，震驚全港，最終在1993年8月被捕。至此，屯門區的互委會及街坊才鬆一口氣。

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的互委會，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角色漸被區議會取代。「以前民政事務總署每月都會派出主任去各個互委會了解區內最新情況，但之後大家都睇重區議會角色，有咩事都只搵區議員，無再派人去互委會聽民意。」陳雲生說。

他坦言，特區政府給予各互委會的資助一向有限，經歷多年才加至每季約2,000元資助，微薄得想辦點似樣一些的活動都難，但最起码還有政府提供的會址讓一眾街坊及委員聚腳，凝聚民間力量，但「殺會」後會址也將被收回，互委會亦瀕臨解散。

周浩鼎：委員有心有力 政府應善用

互委會代表感到不解。他要求特區政府檢討有關政策，善用地區網絡，「第五波疫情發生後，更凸顯政府在地區行政能力的網絡上出現失效和不足。當政府想動員地區人士派發物資時，最終還是需要借助不少互委會成員協助聯繫。呢班人有心有力，且服務地區多年，點解政府唔可以諗吓容許佢哋以民間組織方式，繼續借用互委會辦事處作平台，嚟強化社區網絡呢？」

周浩鼎透露，他近日多次向政府部門反映，局方稱會聽取市民意見，惟至今仍未作出任何承諾及善後安排。「希望新一屆政府上場後，認真研究呢個課題。」

就「殺會」後將有何後續安排，香港文匯報曾

向民政事務總署查詢。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表示，過去數月疫情持續嚴峻，不少互委會的解散工作受阻，民政事務局決定劃一所有互委會的解散期限，讓互委會有更多時間處理解散工作。在最新的安排下，所有互委會須於2023年1月1日之前解散。

民政局付一次性解散津貼

截至2022年3月，全港共有超過1,600個互委會。考慮到互委會或因結束事務而須支付額外開支，民政事務局會向互委會提供一次性非實報實銷的解散津貼，金額相當於一季的經費津貼上限（即2,000元）。